

集部

范文正集卷十四

宋　范仲淹　撰

墓表

太府少卿知處州事孫公墓表

論者曰春秋無賢臣罪其不尊王室也噫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地五行之秀生生不息何嘗無賢乎當東周之微不能用賢以復張文武之功故四方英才皆見屈於

諸侯與霸者之為而王道不興與無賢同故論者傷之
甚矣公諱鶚字齊賢富春人也按舊誌公以奇文遠策
見吳武肅王署越州大都督府文學歷郡縣幕府改臺
憲為郎官判鹽鐵院持禮入貢授少監終于太府少監
領縉雲郡享年八十葬于會稽之南山今山陽守沔即
公之曾孫也在御史府無所回避有聲朝廷近過閭里
掃墳墓求故老索遺文得太府之清芬訪余郡齋以道
之既而歎曰唐季海內支裂卿材國士不為時王之用

者民鮮得而稱焉皇朝以來士君子工一詞明一經無遠近直趨天王之庭為邦家光吾搢紳先生宜樂斯時寶斯時則深於春秋者無所譏焉因追惜太府公奇丈遠策而終於霸臣丁彼時也豈徒一人而已乎故弔而表之

鄞郊友人王君墓表

五行之秀見乎人有清而賢有濁而愚五行之數著乎命或脩而壽或速而夭顏子其猶病諸吾友人王君賢

而天之其不幸矣夫君諱鎬字周翰其先澶淵人也曾祖昂刑臺之督郵祖楷尚書兵部員外郎考衮太子右贊善大夫妣秦氏封太原縣君贊善公慷慨有英氣善為唐律詩歷著作佐郎通判彭州會太守不法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遊縱飲浩歌有嵇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高復起家就祿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平宫從吏隱也時祥符紀號之初載其薄遊至止及公之門因與君交執復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寶臨海屈

元應者蚤暮過從周精於篆屈深於易且皆善琴君嘗戴小冠衣白紵跨白驢相與嘯傲於鄠杜之間開樽鳴絃或醉或歌未嘗有榮利之語一日會君之别墅當圭峯之下山姿秀整雲意閒暇紫翠萬疊橫絶天表及月高露下羣動一息有笛聲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寥漢下滿林壑清風自發長烟不生時也天地人物洒然在冰壺之中客大異之君曰此一書生既老且貧每風月之夕則操長笛奏數曲而罷凡四十年矣嗟乎隱君子

之樂也豈待外乎哉曁予東歸長白山以親之故就禄養者僅十五秋君猶隱而未出今殿中丞致仕母君隨居鄠郊善談名理見君之賢而語之曰子美田百頃枕琴藉書釀醇酒養靈藥優游雲泉踰二十年人生此世中安得獨善自樂如此之久耶不若俯就鄉老書少勞于人間又長安秀造皆推引之君不得已天聖四年秋起冠京兆之薦明年春官氏較天下之士第君于甲等忽嬰攜疾以三月九日不起于京師之建隆觀時周道

士在焉親視藥食而至于終乃齎其柩行哭道中歸于鄠郊又數年予倅河中府因王事至長安傳舍中會周道士夜話平昔及君之始末道士涕泗交下終夕不止君善與人交也如此又十年予經畧西事遇君之長子以葬期來告嗚呼君幼而奇敏能歌詩筆札有聲于關中長安人惟呼小秀才長而有文著書樂道不願榮祿有肥遁之節後感母君之言僶俛一進遽以不壽妻譙氏生子五人長曰規謹厚克家奉父母之喪藏于鄠縣

其山其原禮也次曰溉景祐元年登明經第除臨晉主簿而亡次曰覽曰覬曰覲尚幼俱嗣其業一女適孫周道蚤卒噫予與君别三十七載風波南北區區百狀今玆方面賓客滿坐鐘鼓在廷白髮憂邊對酒鮮樂豈如圭峯月下倚高松聽長笛忘天下萬物之際乎追念故人乃揭石而表之書曰有君子焉生兮雲山葬兮雲山始終不垢兮其清而賢

龍圖閣直學士工部郎中段君墓表

皇祐二年春某月日葬故龍圖閣直學士段君于陳州某縣某鄉之原君諱少連字希逸開封人也曽祖諱知遇祖諱驤隱于五代父諱子昂端拱中登進士第終于陳州録事參軍累贈吏部郎中母夫人樂氏追封福昌縣太君君幼孤好學大中祥符七年秋登服勤詞學科釋褐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崇陽縣有治狀改權杭州觀察判官時樞密直學士李公及領餘杭郡當世清德於人少許可大愛君之才與本道轉運使薦之改著

作佐郎知亳州蒙城縣移雅州名山縣還改秘書丞知婺州金華縣未行除審刑院詳議官執法至平搢紳多之張丈懿罷相知江寧府辟君通判府事還授御史臺推直官改太常博士時章獻太后聽朝君與知雜御史曹脩古等上言外戚劉從德家恩幸太過臺隸輩皆得禄仕責授秘書丞監漣水軍酒稅務復太常博士通判天雄軍上臨軒親政擢拜殿中侍御史尋除開封府判官改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三司度支判官使契丹

國還為兩浙轉運使君以二浙財賦為天下之最孜孜
利病無弊不革朝廷奬之進兵部員外郎充職改淮南
轉運使兼發運司事移陜西轉運使奏劾判陜府駙馬
都尉同平章事柴崇慶不法朝議直之俄命以本官兼
御史知雜踰月除三司度支副使定襄地震壞閭舍壓
人盈萬數天子怵然命君為河東安撫使君恤殘民無
一不至遷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廣州康定初西
戎叛兵交塞下近塞藩牧實難其任朝廷以君為龍圖

閣直學士知涇州未行感疾以寶元二年八月初四日終于廣州之黄堂年四十六娶樂氏封京兆郡君生三男俱幼亡五女長適張氏次適孫氏次適譚氏次適明氏次適張氏君風神秀特人皆望而欽之臨事無大小無難易決發如流明而不苛和而不隨在御史府無所回避謫去踰年及還又與孔中丞道輔等伏閤論事見端人之風偈三為轉運使特有風采善人君子皆得信用而推擢之小人則畏而少過君在南海予方經畧陝

西嘗薦君可任邊要朝廷纔有涇州之命而君不起搢紳先生咸嗟惜焉予知君之深者故表其墓云

希逸之生神粹而明朝端正色天下公聲顏子非壽淸德自久伯道何嗣令名爲後表墓以文希逸不朽

贈大理寺丞蔡君墓表

經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嘗試觀之士果有文與行不必據高享大而後顯雖林壑之幽逝而不泯者蓋有稱焉君諱元卿字某其先洛陽人祖諱某爲萊之膠水

令有惠愛名官九載不得去既終邑人留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諱其克己好學以疾不仕君幼不為戲長而好學一日歎曰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吾從事於文豈蹋身環堵而能通天下之志乎乃軒然遠游至江西胡氏之義學與羣士居非禮不由非道不談君子願交焉五年業成復歸于齊鄉老請薦之時方尚雕蟲技君以好古不合于有司退居淄川郡之北郊有田數十頃而衣食之以貧為樂未嘗屈於人有豪士至門願輸錢五十

萬請為陶朱之事以肥其家君謝之曰吾伏臘之餘尚可為酒醴詠歌之音足以悅情性吾之仁義不得施于生民忍以貨殖而取之乎豪士慚而引去君退於斯終於斯享年四十七君體貌魁梧偉其衣冠人皆望而畏之而性本慈孝故參知政事文忠公視君諸父也君親愛之過于己子每得文忠所著則喜盈顏面示于識者曰起吾家者耶君娶故駕部員外郎王允己之女贈其縣君以孝和閨生四子曰弈曰稟曰亶曰交皆由交忠

廕補報君之德也弈早終于乾寧主簿稟既仕而學再舉進士出身夙夜刻志富于學問嘗應賢良方正科雖失于有司以是著聞於時至監察御史而終君與夫人因稟叙郊祀恩俱被贈告亶與交今並為大理寺丞克孝于親奉君與夫人之喪以某年月日合葬于青州某縣某原禮也子孫游宦誠南北之人也故表而識之云君屈其身不屈其道愛及文忠文忠以報子孫迺昌相與為孝墓而表之如立廟貌

權三司鹽鐵判官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君墓表

君諱絲字敦素會稽人也晉右將軍逸少之後世居蕭山曾祖諱慶祖諱安皆不仕父諱扆有鄉曲之行好施與而里人喜之曰厥後其昌娶沈氏夫人而生君及君登朝累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夫人追封德清縣太君後夫人謝氏追封會稽縣太君君幼稟親訓未嘗釋卷復游學京師大中祥符八年春擢進士第釋褐除興國軍司理參軍精意獄事無不得其情前後劾重辟而昭雪

者凡十一人郡中稱之神明秩滿除台州軍事判官州城據山病其少井君白州長一舍之外有泉焉請陶土為筒導入于城復五里一穴以濟行路之渴于今人賴之移潮州軍事判官秩滿權杭州觀察推官丁父毋憂服除赴集吏部選充開封府兵曹參軍歲餘大理寺舉為詳斷官改本寺丞凡奏獄之疑者必持寛典全活甚衆改殿中丞故龍圖閣學士少連時為兩浙轉運使舉君撥發本路漕船適革其弊本大增上供之數以考績

閒改太常博士通判衢州州人子弟多習詩書而未有
學校士望缺然而君募郡中高貲始建學舍其堂室僅
百楹朝廷賜州學額又營資糧之具冣於諸郡時金華
郡守闕外臺假君領之衢之父老遮道于境上謂婺民
曰我州一鑑何奪之為有詣外臺乞還者婺人薛惟簡
先有寃狀父徒子黥君雪除之其家德君以紫檀肖其
象而祠之故翰林聶學士冠卿應詔舉知深州不就改
屯田員外郎通判袁州故翰林葉學士清臣舉拜殿中

侍御史慶歷中湖南蠻人亂攻刼郡縣言事者或請夸滅或議招納歲時未決生民甚苦之朝廷選御史往究其事以君為湖南安撫至則察訪利病而前之主者立重賞以誅蠻人一級萬錢士卒貪之往往害樵餉之人以為功君下令曰得賊之首者必指其鬬地以為質其可擒者當生致之自是無枉戮者君居軍中凡十月戎服葛屨與士卒同惟石硖鈐景二洞聚黨數千君促官軍力破之斬首數百級招安三千人餘皆竄匿英連韶

間自是衰息朝廷獎君之勞遷侍御史賜金紫充廣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提舉市舶司凡蕃貨之來十稅其一必擇諸精者夸人苦之公令精麤兼取夸人大悅謂之曰金珠御史意貴之也時交趾有變朝廷命君經度而廣州當交趾之衝無城守備君議陶塼為城造大艦十數日習水戰以待其來彼不復動歲餘君以瘴疾求領小郡遷兵部員外郎知通州通人歲苦海潮流亡者衆君作長堤以捍之復民田業量其肥瘠奏

免五年及十年之租朝廷召權三司鹽鐵判官以皇祐元年四月疾終于京師享年六十一二年三月十日歸葬于蕭山之先域禮也君娶裴氏生一女再娶杜氏生四男一女其子霽登進士第震試秘書省校書郎露三班借職需脩進士業女文慧適泉州永春主簿陸琪文瑯適皇祐元年進士第一人馮京予與君同年之交也見君苦志清節不渝於素稱薦者皆當世名臣朝廷一用之而克樹風績惜哉位未大道未顯而終焉其命矣

夫故表其墓云

稽山之陰右軍之後生此淑人終身無咎既及于民復歸於神葬之家山雲氣氤氳宜昌乎子孫

書碑陰

書環州馬嶺鎮夫子廟碑陰

慶歷二年春正月予領環慶之師出按邊部過馬嶺鎮四望族落皆鎮之屬羌而戍城之中有夫子廟貌觀其記石乃故兵馬監押殿直贈其官張公蘊之所建也已

而思之昔咸平二年冬契丹以舉國之衆入高陽關縱橫大掠南至于河乘冰之堅侵于淄齊時河南州郡未嘗治城且無戰卒四郊之民驅戮向盡城中大懼公方為淄州兵馬監押與刺史議其事刺史曁官屬州人咸欲棄城奔于南山公按劍作色曰奈何去城隍委府庫大衆一潰更相勦奪彼狄未至吾民已殘矣刺史果出我當殺之以徇繇是衆無敢動公乃呼民登城夙夜以守數日狄退而州人相賀曰向非張公英識獨斷則我

輩父母妻子魚肉於人矣朝廷賞不及公人咸嗟咨公生二子長曰撰今為度支員外郎直史館荆王府記室參軍次曰撲今為秘書丞通判京兆府事並以文學節行自樹風采搢紳先生稱之議者謂公有陰德於人宜其有後焉予幼居淄川郡又與記室為同年生稔聞公之事及覿馬嶺之跡雖極塞窮壘猶復立聖人之祠以尚風教乃知張生信道有素固能訓子義方昌厥世而大其門蓋未可量也豈止陰德之助哉故書之

范文正集卷十四

范文正集卷十五

宋　范仲淹　撰

表

代胡侍郎乞朝見表

臣某言今月日奉勅就差臣知杭州仍放朝辭取便路發赴本任者祇膺寵命伏積震兢臣某中謝竊以寧海鉅邦生聚十萬牧守之重豈臣克堪矧為晝繡之行再

領宵衣之寄始終極幸進退甚榮臣方理輕裝即趨便道敢有再三之瀆庶傾萬一之誠竊念臣才不逮人遭逢有素束帶從事四十餘年荷三朝之奬知歷二省之清要職叅仙殿位亞秋卿禄賞敘于子孫名級顯於中外報國無狀殺身何成今復還父母之鄉邦逼桑榆之晷刻解冠告老决在此行久事朝廷乍越江海無復瞻望咫尺對敭清光雖小人之心固多懷土而疲馬之志寧莫戀軒臣欲于京城就兩浙舟船載家赴任伏望聖

慈暫許臣入謝雲天少叙平生之感退歸鄉里永為萬足之心頼君父之推恩庶人臣之畢願干冐宸極臣無任云云

睦州謝上表

臣某言臣昨奉勅差知睦州軍州事已到任交割勾當者獻言罪大輒效命於鴻毛宥過恩寛迴光於白日事君無逺為郡甚榮臣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天德清明海度淵默撫羣龍以宅吉念六馬而懐驚臨軒以來

仄席不暇思啓心沃心之道犇危言危行之臣萬寓咸歡九門無壅臣腐儒多昧立誠本孤謂古人之道可行謂明主之恩必報而況首膺聖選擢預諫司時招折足之憂介立犯顔之地當念補過豈堪循默昨聞中宫揺動外議喧騰以禁庭德教之尊非小故可廢以宗廟祭祀之主非大過不移初傳入道之言則臣遽上封章乞寢誕告次聞降妃之説則臣相率伏閤冀回上心議方變更言亦翻覆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掇齏粉之患忤天

威者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避蓋以前古廢后之朝未嘗致福漢武帝以巫蠱事起遽廢陳后宮中殺戮三百餘人後及巫蠱之災延及儲貳至宣帝時有霍光妻者殺許后而立其女霍氏之釁遽為赤族又成帝廢許后咒詛之罪乃立飛鷰姊妹妒甚於前六宮嗣息盡為屠害至哀帝時理之即皆自殺西漢之祚由此傾微魏文帝寵立郭妃譖殺甄后被髮塞口而葬終有反報之殃後周以虜庭不典累后為尼危辱之朝不復可

法唐高宗以王皇后無子而廢武昭儀有子而立既而
摧毀宗室成竊號之妖是皆寵衰則易搖寵深則易立
後來之禍一一不差臣慮及幾微詞乃切直乞存皇后
位號安於別宮暫絶朝請選有年徳夫人數員朝夕勸
導左右輔翼俟其遷悔復于宮闈杜中外覬望之心全
聖明終始之徳且黔首億萬戴陛下如天皇族千百倚
陛下如山莫不雖休勿休日慎一日外采納於五諫内
彌縫於萬幾而況有犯無隐人臣之常面折庭諍國朝

之盛有闕即補何用不臧然後上下同心致君親如堯舜中外有道躋民俗於羲黃將安可久之基必杜未然之釁上方虛受下敢曲從旣竭一心豈逃三黜伏蒙陛下皇明委照洪覆兼包贖以嚴誅授以優寄郡部雖小風土未殊靜臨水木之華甘處江湖之上但以肺疾綿舊藥術鮮功喘息奔衝精意牢落惟賴高明之鑒不抜遐遠之方抱疾于茲為醫尚可苟天命之勿損實聖造之無窮樂道忘憂雅對江山之助含忠履潔敢移金石

之心仰戴生成臣無任云云

蘇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前件官充職者涣渥自天震惶無地改中臺之華序進内閣之清班盡出高明殊登祕近臣中謝竊念臣發自顔巷賔于舜門一第為榮四方無效爰自書林預選閨籍升華恥汩没以懷安或感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詎希英主之知伏惟皇帝陛下稟帝堯之聰明加漢高之豁達坦聖懷而虚受期鴻

化以咸孚念三聖之艱難而成丕業求七人之蹇諤以補大猷臣獨愧非才首當清問危言多犯孤立自持斧鉞居前雷霆在上敢避樞機之禍終乖藥石之良陛下日月垂光江海敦量恕其萬死假之一麾望已絕於青雲容未更於鴻霈俄易藩宣之寄寧分旰昃之憂忽降綸章薦加寵數而況鬬圖書之府切處於深嚴践雲龍之庭當備于顧問非名儒而不稱豈曲士之能堪矧篚清曹仍居舊治輝榮大集志願何求敢不內守朴忠外

脩景行進退惟道遵聖賢視履之方始終一心副君父育材之造臣無任云云

饒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勑命落天章閣待制守本官差知饒州已到任禮上訖狂愚之誠進多冒死仁聖之造退亦推恩守土非輕報天無所臣中謝竊念臣出自畎畝階于搢紳驟升天閣之游親委王畿之政臣至孤難立屢請弗諧眷寵既隆補報宜異必將危墜猶或建明處事未精

發言多率智者千慮而有失愚臣一心而豈周情雖匪他罪實由已然而有犯無隱惟上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伏蒙皇帝陛下惟天為量無大不容與日垂光何微弗照止削内朝之職仍分外補之符當死而生自勞以逸君恩彌重臣命愈輕敢不動靜三思始終一志此而為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入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庶從師訓無負天心瞻望闕庭臣無任云云

潤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勅移知潤州已赴禮上者幽遠之誠未嘗聞達高明之鑒俄復照臨臣中謝伏念臣起家孤平蒙上獎拔置於清近之列授以浩穰之權聖惟知人臣則辱命徒竭誠而報國弗鉗口以安身言涉大臣議當深典可無退省抑有所聞汲黯漢之直臣嘗疏公孫之短裴度唐之名相亦陳元稹之非斯實忠良豈無讒毀臣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前代國家或進退羣臣聽決大事若出於君上則中外自無朋黨左右皆為腹

心若委於臣下則威福集於私門禍釁積於王室故三桓興而魯徹六卿作而晉分往古興亡鮮莫由此孔子之論昭昭不誣是以君道宜彊臣道宜弱四瀆雖大不可受百川之歸五星雖明不可代太陽之照臣按大易之義坤者柔順之卦臣之象也而有履霜堅冰之防以其陰不可長也豐者光大之卦君之象也而有日中見斗之戒以其明不可微也臣考兹前訓慮于未萌當危言危行之秋有寖昌寖微之説謂大臣久次在進退而

得宜謂王者萬幾必躬親而無倦總攬綱柄博延俊髦議治亂之本根求祖宗之故事政修舒而自我物榮悴而如天人心不在於權門時論盡歸於公道朝廷惟一宗廟乃長臣之所言殊未盡意重煩上聽再貶遠方削天閣之班資奪神州之寄任重江險惡盡室顛危人皆為之寒心臣獨安於苦節蕭望之口陳災異蓋無負於本朝公子牟身處江湖徒不忘於魏闕未知死所敢望生還伏蒙陛下九日垂光八風迴力察臣有犬馬之志

恕臣無塵露之勞特出聖恩稍遷便郡茁如行葦保於勿踐之仁鑑若鳴桐脫彼在焚之患敢不長懷霜潔至效葵傾進則持堅正之方冒雷霆而不變退則守恬虛之趣淪草澤以忘憂上副聖知下逃羣責臣無任云云

延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勑命就差臣兼知延州軍州事已到任交割管勾訖討伐之秋委寄方重豈緊懦品可副聖憂臣中謝竊以延水極邊東夏雄屏控黠虜之衝要歷大臣

之鎮臨范廷召出師於塞門向敏中移節於京兆斯為劇任曷在匪人況經侵軼之虞彌藉緝綏之政宿兵既盛為地可知臣職貳統戎志存殄寇所宜盡瘁敢昧請行自薦老成固慙於漢將誓平此賊詎擬於唐賢伏蒙

皇帝陛下曲徇微忠亟頒成命寬其無狀用之弗疑臣夙夜敢寧奔馳罔暇刻時莅事翌日興師庶牽制於戎心仍掩襲於邊落大軍已出中使聿臨不謂孱謀偶符

睿算所期克勝少慰焦勞重念百姓屢驚體當招撫

兵又戢務在訓齊如治亂繩必期於耐事先除害焉亦假於行權仰賴聖威即紓邊患臣無任云云

謝降官知耀州表

臣某言蒙恩降授臣尚書户部員外郎依前充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者實負大尤尚從寛宥雲天之覆頂踵何酬臣中謝竊念臣才本迂踈識非機敏屢由狂率自取貶放朝廷以邊有擾動是使愚使過之秋微臣以國有急難當忘家忘身之報自膺寄委罔敢遜避而力小

任重智小謀大勞心已竭處事逾乖苟利國家不恤典
憲宜及於禍以貽厥羞伏蒙皇帝陛下日月照微天地
包廣謂千慮之智猶有一失萬物之材固無全用軫兹
孤弱播于生造削其官足使明大戒存其職足使思後
圖臣敢不更勵疲駑愈加脩省庶陳纖芥之効上答高
明之私臣無任云云

耀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降授戶部員外郎依前充職知耀州

已到任禮上訖雷霆之威足加死責天地之造曲致生
全臣中謝竊念臣運偶文明世專儒素靡學孫吳之法
恥道桓文之事國家以西陲騷動之際起臣愚所特加
奬用臣自知甚明豈堪其任但國家之急不敢不行自
兼守延安莫遑寢食城塞未謹兵馬未精日有事宜處
置不暇而復虞內應之患發於邊城或反間之言行於
中國百憂具在數月于茲而方脩完諸柵訓齊六將相
山川利罷械為將來之大備不幸昨者高延德來自賊

庭求通中國之好其僭偽之稱即未削去臣以朝廷方命入討豈以未順之款送于闕下此不可一也或送于闕下請朝廷處置又恐答以詔旨則降禮太甚若屏而不答則阻絶來意此不可二也兼慮詐為欵好以殆諸路之兵苟輕信而納之賊為得計此不可三也又竇元三年正月八日曾有宣旨今後賊界差人齎到文字如依前僭偽立便發遣出界不得收接臣所以却令高延德廻去仍諭與本人須候禮意遜順方可聞于朝廷亦

已一面密奏臣又别奉朝旨依臣所奏留鄜延一路未加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臣方令韓周等在邊上探伺彼或有進奉之意即遣深入曉諭適會高延德到來堅請使介同行況奉朝旨許臣示以恩意乃遣韓周等送高延德過界以系其意或未禀承則於臣為恥於朝廷無損及韓周等廻且言初入界時見迎接之人叩頭為賀無何前行兩程便聞任福等有山外之敗去人沮氣無以為辭賊乃益驕勢使然矣其廻

來文字臣始不敢開封便欲進上都鈐轄張亢懇言曾有朝旨若得外界章表須先開視及僭偽文字應有辭涉悖慢者並須隨處焚毁勿使騰布臣相度事機誠合如此章表尚令先開況是與臣文字遂同張亢開封視之見其挾山外事後辭頗驕易亦有怨尤與賀九言齎來文字意度頗同非戎狄之能言皆漢家叛人所為枝葉之辭也恐上黷聖聰或傳聞于外為輕薄輩增飾而談有損無益臣尋便焚毁只存書後所求通好之言及

韓周等别有劄到邀求數事並已納赴樞密院令於涇原路取得元寳二年七月十四日聖旨劄子一道並如張亢之言其所來文字果合焚毁則臣前之措置皆應得朝廷處分唐相李徳裕與將帥王宰書為游奕將收得劉稹章表悖慢無禮不便毁除令向後得賊中文字所在焚之亦與今來意合其劄到數事内一事如臣所諭取單于可汗故事欲稱烏珠以避中朝之號此大事稍順餘皆可與損益儻朝廷欲雪邊將之恥當振皇威

大加討伐亦繫朝廷熟議必持重而綏圖之或朝廷欲息生民之弊屈一介之使重諭利害苟能聽服亦天下之幸也臣前所措置於此二道並未有妨然以臣之愚處茲寄任豈得無咎何敢自欺伏蒙皇帝陛下至仁廣度不欲彰臣子之惡特因此量行薄責斯天之造也臣之幸也臣敢不夙夜思省進退惕厲犬馬有志曾未施為日月無私尚茲臨照臣無任云云

乞小郡表

臣其言臣聞先民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下之通規也進人以禮君親之盛德也臣仰逢明聖俯念拙艱撫此病軀敢期生造臣中謝竊念臣前在饒州日因學行氣而有差失遽得眩轉之疾對賓客忽倒不知人事尋醫救得退自後久坐則頭運多務則心煩昨在延安數曾發動戎事方急雖死難言及降罷之後猶乞專領邊城蓋欲竭心豈敢避事無何赴任耀州以炎熱之期歷涉山險舊疾遂作近日頗加頭目昏沈食物減少

舉動無力勉彊稍難見於永興軍請醫官看治次其本州公事權交割通判發遣臣賦性本蒙處心至狹國家擢於清要有過事輒發之尤寄以重難無思患預防之智言必取悔舉則敗官未踰數年實經三黜頻招物議屢黷宸聽費天力之主張由臣命之奇蹇矧今抱病何可貪榮處於善藩已多優幸帶茲近職深未遑寧伏望
皇帝陛下推至仁之恩施曲成之化念其理歷出自遺逢特發聖衷不循朝例以臣學士之職改一庶官或且

在當郡或於隨郢均汝之間守一小州庶獲安靜尚圖痊瘉雖貪冒微禄詎逃識者之譏而遜避清班少緩有司之責儻形骸未頓藥餌有功則當再就驅馳少酬亭育臣無任云云

代胡侍郎奏乞餘杭州學名額表

竊以三代右文四郊立學尊嚴師道教育賢材被服禮樂之風遵繩仁義之行功磨國器標率人倫式致用於薦紳乃助成於聲教俊造以之富盛基業由是緜昌至

于唐家中外建學文物之盛三代比隆國家徇鐸數文舞干布化四方庠序比比而興萬國英翹拳拳以勸臣伏見餘杭郡素為善地蔚有秀民宜恢正始之風丕變輕揚之俗前知州李詔在任日重脩宣聖廟建置學舍數十廈面勢顯敞允為儒宮足容絃誦之流迴處雲山之勝臣自出守此郡延見諸生據衆狀舉請曾到御前進士楊希堂領文會有二十餘人日課藝業其來不已所益居多臣欲乞朝廷依天雄軍江寧府特賜州學名

額用明勸導庶獲脩長歲時不隳方俗可厚顏閔德行遠侔洙泗之間唐虞文章廣及江湖之上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范文正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范文正集卷十六至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錄監生臣江右端

范文正集卷十六

宋　范仲淹　撰

表

讓觀察使第一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誥勅各一道特授臣邠州管内觀察使仍依前邠寧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畧招討安撫等使非常之命既出於綠綸未盡之誠敢逃於斧鉞

臣 中謝 臣聞先王爵以尚德禄以報功諸侯之失德者降其爵諸侯之有功者增其禄此百代不易之典也臣又聞貴貴者為其近於君也漢遣御史繡衣持斧出按二千石唐御史之出節度使以軍禮見所以表朝廷之重也學士丞郎出則居廉察刺史之任入則復其位自五代之亂措置乖失廉察刺史之位遂為武官學士丞郎一出為之謂之換過入朝則不復其位故士大夫寧甘薄禄而不樂換之者久矣況今用兵之際事繫安危

今日之命理有利害臣儻默默而受一則失朝廷之重勢二則減議論之風采三則發將相之怒四則鼓軍旅之怨五則取夸狄之輕六則貽國家之患何以言之臣與韓琦並命陝西初為經畧安撫副使次則分領秦慶二州兼本路都部署司兵馬公事次則進秩為本路都部署兼領經畧安撫招討等使皆以學士之職行都統之權是用內朝近臣出臨戎閫以節制諸將孰不以朝廷之勢而望風稟律臣輩亦以內廷之職每覩詔令之

下或有非便必極力議論覆奏不已期於必正自以近臣當彌縫其闕而無嫌矣今一旦落内朝之職而補外帥前在左右丞諸行侍郎節度留後之上今降於知制誥待制之下使居方榮劉興之下列以外官而行都統之權此則失朝廷之重勢一也又既為外帥則令而後朝廷詔令之出或不便於軍中或有害於邊事豈敢區别是非與朝廷抗論自非近臣無彌縫其闕之理縱降詔丁寧須令奏覆而臣輩豈不鑒前代將帥驕亢之禍

存國家内外指蹤之體此則減議論之風采二也臣又

自至邊上常責將佐當圖實效上報國家勿樹虛聲妄

求恩奬故得歲年以來所奏邊效稍稍得實不至矯誣

臣方經制補葺以救邊防之闕而西賊猖熾枝葉愈大

臣則一年之中三换寵數將何面目責諸將之實效此

則發將佐之怒三也又臣聞自古將帥與士旅同其安

樂則可共憂患而為國家之用故士未飲而不敢言渴

士未食而不敢言飢而今邊兵請給粗供樵爨醋鹽之

費食必麤糲經逾歲年不需肉味至有軍行之時羸不勝甲棄而埋之負罪以逋未能遠去皆捕而斬之臣雖痛而不忍豈敢慢法或有危逼欲使此等之心同其憂患為國家之用不亦難哉昔禄山之亂河北三十餘城俱歸於賊者非皆攻而下之由衆心無恩當未危之時勉以從事及既危之後翻然改圖刦長吏以應賊皆此類也臣每思之則常寒心古之方侯獲其厚禄養敢死之士以備寇患今之戰士養有常廩賞有常格臣得千

鍾之祿千金之賜豈敢私與死士哉徒聚之於家使彼目而銜之以待其釁爾臣恐此輩一日倉卒乘怒而發刲長吏以應賊不能為國家之用而能為國家之患矣此則鼓軍旅之怨四也又臣聞內列三公九卿外分五侯九伯所以安天下威四夸也臣自到邊上其熟戶蕃部皆呼臣為龍圖老子至於賊界亦傳而呼之且不測其品位之高下也今賊界沿邊小可首領並偽署觀察團練使之名臣若受茲新命使蕃部聞之適足取夸狄

之輕五也臣謂國家此舉使四路首帥失朝廷之重勢減議論之風采發將佐之怒鼓軍旅之怨取夸狄之輕由斯以往必敗乃事寧不貽國家之後患哉此六者臣上為國體而辭之也再念臣世專儒素遭逢盛時以文藝登科陛下擢於秘館處之諫司歷天章龍圖之職可謂清切矣寒士至此大逾本望儒者報國以言為先如臣曩者不能練事效賈生慟哭長太息之説黷于聖聰以中外共棄屢經貶放亦已塞朝廷之薄責矣然今之

狂士效唐人肆言朝市往往甚於臣者而朝廷容之直以臣於無事之秋先為之言故天下指之為狂矣而臣自追其咎未嘗怏怏此縉紳之所諒也前春延安之戰主將不利大挫國威朝廷有使愚使過之議遂及於臣逮臣至于延安竭心悉力而處置之間不合朝廷之意既廢復用無所逃遁臣顛沛十載灰而又然者數四矣臣自知孑孑惴惴非將相之才豈了大事但國家急難之際邊鄙之人臣以事君之心雖知屢困日勉一日俟

將帥得人臣即引退丘園詠歌太平雖多難之夫有全
歸之樂此臣之所期也臣粗守廉隅朝廷豈有貪夫畜
臣落近職而增厚祿將令長居邊鄙永謝丘園非臣之
所期也臣本有風疪之疾聞命以來心墮氣索不知其
涯緣臣夙夜乃事精爽已乏量臣之力豈堪武帥長為
荷戈之事乎此臣下為私心而辭之也伏望體天法道
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垂日月之明發於獨斷
追還新恩許存舊職則是以內朝近臣經畧邊事節制

諸將其體重矣而況儒臣武士所習不同所志亦異臣輩不願去清列而就廉察之厚禄者如方榮劉興輩必不願減厚禄以就學士之清列矣如使四路之帥上尖其勢下撓其志沮喪不樂意衰神瘁則事有隳墮豈復能振謀發策為國家長城之倚哉恐非陛下推委使人人盡心之意也一非宰臣堅讓三公雖已行之命蒙陛下特逾其請臣今冒犯天威為國體而辭之者六為私心而辭之者一苟不獲命臣當繫身慶州之獄自劾無

功冒賞之咎又劾違制不受之罪以聽于朝廷假使朝廷極怒臣得死於君父之命猶勝貪此厚禄取名速禍死於寇亂之手此臣之所以知其退而不知進也惟天鑒處之臣無任云云

第二表

臣其言馬遞降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諭臣所除觀察使且從廪秩之優益慰戎行之望者秖膺寵異載被辱愚心戴雲天足臨淵谷臣中謝竊念臣器業無取誤荷

聖知國有急難固宜自効臣奔走塞下首尾三年曾無寸功以稱上意伏蒙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曲敦寛宥未即嚴誅今又擢居廉察享千鍾之厚禄加千金之重賜於臣何少哉臣固上表陳讓者蓋為於國家未便何則落内朝之職改為外官使節制諸將頓失體勢又無功進禄發將佐之怨積貨于家鼓軍旅之怨況慶州與賊界相接其逐族首領管三五百人者便偽署觀察團練之名本司常時行移邊上文字及招

安牓示若署臣新銜彼則相輕此皆未便之端也又四路文帥自來帶內朝之職而行節制凡百將佐無不稟服方且力脩邊備堅禦賊鋒頼其協心將圖成效一旦遷改人情大惑知者謂去此近職改為外官非美也其不知者謂有何竒功加此厚禄非冝也經畧使既無功遷改則經畧副使豈得無望兼鈐轄都監等出入暴露衝冒矢石比臣處任尤更重難見此遷改必有不平之意若朝廷不待有功例皆進秩則諸將驕墮誰復自奮

國家邊事為之奈何此又未便之大也伏望陛下發於
獨斷追還此恩臣得帶内朝職名節制邊事其體且重
副使鈐轄都監等即無不平之意各思自奮以求功名
又得經畧招討銜位與偽署蕃部之名不相交錯免生
輕易此事體大乞垂聖鑑特降中旨如不獲命臣當戢
言繫獄上請不敢逃罪臣亦知本朝李維陳堯咨俱自
學士换觀察使當時四方無事非領節制但享厚禄為
優賢之命與今事體不同臣非罷陜西經畧安撫副使

日便乞落職守員外郎知一小郡而朝廷不從今卻堅辭廉察之位請存學士之職者蓋居節制之任藉朝廷之勢以重其體也且儒生後進換入武帥或居於上則多憎憤必有怨言或處於下則多見抑亦無成功惟異其品流隆其委注彼則望風懷畏靡敢不從此為得其體也況臣孤立明時無結託之跡遠居極塞非進用之地如朝廷疑臣不就右職別懷過望即乞聖慈依楊偕張存例特許解去邊任仍乞落學士之職換一刺史或

守郎官於隨郢間知一小郡臣死生幸甚死生幸甚非領重寄固不敢借内朝之職矣如受命之日却有翻言甘俟鈇鑊惟聖鑒裁之干犯天威臣無任云云

第三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御前劄子伏奉聖旨以臣上表陳讓就除郊州觀察使事當體深衷勿循小節前來成命即宜祗受者天語重臨莫非敦奬臣心再剖合盡懇私臣中謝臣聞虞舜以舍己從人而稱至德此聖人感人之

要也又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人臣事君之分也竊念臣世為文吏拳拳素風國家以西事之急用臣過次俾預經畧三年于兹進不能行討伐之威非勇也退不能宣懐柔之化非智也非智非勇豈主帥之材固當自劾聽于有司豈期睿恩驟進寵禄臣退省無狀深所未安況臣前表所陳謂落内朝之職則失朝廷之重勢既為外帥則減議論之風采獨受寵名發將佐之怒積貨于私鼓軍旅之怨與偽署蕃部同其官號取夸狄之輕

迷斯以往必有敗事以貽國家之患此物情可見朝廷必已照之非臣之敢誣也況臣懦𢾍之質宿患風眩近加疾毒復多鼻衄膚髮衰變精力減竭豈堪專爲武帥以圖矢石之功此臣量力之所不能也明矣且如劉平本是文臣衆推忠勇尚不能當將帥之任朝廷察臣之材能如劉平之武力乎昔唐用房琯虛名將兵拒賊一戰而潰危困社稷此前人之明驗儆臣之深戒也重念臣出處窮困憂思深遠民之疾苦物之情僞臣粗知之而

天賦褊心遇事輒發故居其外則寡悔處於內則多咎臣自知非朝廷進用之器如未獲退則願久守一藩奉行條詔庶幾為聖朝之循吏亦足託青史之末光垂於來代今以邊鄙方艱承乏於此禦冦之力頼諸將佐臣則日夜思省救其闕漏而已衆知儒臣固不責其勇力及改武帥則取笑於三軍其諸路有不辭者或當壯歲或負雄才非臣之所及也如裴德與張可久並命閤門使一受一免朝廷各從其志斯有以見虞舜舍已從人足

以感羣下之心矣臣久荷聖知叨居近列何獨未獲其請臣竊自疑今邊上新有事宜已發走馬承受張翔赴闕敷奏本州全闕部署鈐轄臣未敢下獄待罪再瀝肝膽上冒斧鉞伏望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垂至明之察推廣生之造許臣依舊帶內朝之職經畫邊方節制諸將小事行之大事言之為朝廷之耳目其體甚重臣尚可力疾為國盡心其武帥之難寵祿之過臣敢不揆度固以死請干冒天憲臣無任云云

謝許讓觀察使守舊官表

臣某言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臣却守舊官者寵禄固辭渉要君之大咎聖言惟允推舍已之至仁臣中謝臣聞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哲王之體也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儒臣之行也上得其體足以寧家邦下與其行可以導風俗臣親逢盛美得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與天下稱慶哉竊念臣少游庠序長登科級周旋孫宦了無聞達伏遇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金

鑑臨御多士駿奔於千官百辟之中擢臣諫諍之列置臣圖書之府揚歷中外恩賞異等自西陲用兵朝廷旰食遣臣經畧邊事歲月無狀亦嘗得請示以拓納之意期于平定而物議喧然禍在不測上賴日月垂照保全微生暨再委方面專此一路又無出奇之策惟知守禦而已日常自訟以待來者陛下濬發宸謀思欲崇諸路之寄例改廉車且從廪禄之優兼貴稱呼之重霈然渥澤被于弱質臣以今之觀察使列為武帥書生何力可

堪此任幸以内朝之職為國家心腹耳目權節制之任其體甚重不煩改作顧廻寵異少寛憂慄三黷天聽義不容誅伏蒙陛下念進人退人之禮察如慢如偽之情特降俞旨許存舊秩臣且懼且喜不知所為懼者有不即從制之罪而尚屈彛典喜者以不奪稽古之志而復被儒紳臣敢不竭力悉心夙宵乃職謹疆場之細事行干羽之大猷退作頌聲仰荅聖造臣無任云云

謝傳宣表

臣其言入内内侍省高班陳舜封至伏蒙聖慈傳宣為
日近差除兩地臣僚未差除間已指揮中書劄記候將
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出擬議亦非臣僚奏舉
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令臣密舉臣僚代臣邊任奏聞
聖言天意非臣敢當仰戴光靈伏增戰汗臣中謝竊念
臣素乏才策誤膺獎寄經制西事三年于兹曽微毫髮
之功方俟雷霆之罰伏蒙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
德皇帝陛下特降密旨許以重用豈兹無狀之跡可承

不次之命況羌戎素詐邊鄙多虞若以社稷之靈自然嚮化則臣當自揆以請便安抱病之軀假一近郡靜臨民政退保天年如朝廷未議解兵臣願奔走塞下再竭心膂少贖過尤何敢輙舉他人代己邊任惟期自効上荅聖知臣無任云云

讓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表

臣某言三班借職劉仲顔齎降官誥一通勅牒一道伏望聖恩特授臣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差遣依舊

者在物之情向榮必喜自天之命過寵則驚臣中謝竊
念臣齊魯諸生本無榮望素乏佐王之術豈期遇主之
知伏蒙皇帝陛下采自孤平擢于侍從無似之跡每玷
聖造前年以羌戎負德官軍失利朝廷特命韓琦與臣
同貳經畧歲時之間琦以節制不行而免臣以招納非
宜而罷尋分四路復領中權二年于兹一功未立屢叨
進改深負愧羞雖朝廷憂勞且務姑息而其下將佐覬
臣忝冒必思僥倖豈復有實効之心臣亦何面目以責

率其下今邊畧未固兵力未強威令不揚戰鬭多覆因循已甚平定無期一特寇逼三川其勢可困而葛懐敏等入賊伏中一戰大潰殺傷滿野驅掠無算臣以本路多虞救援不早臣方痛心疾首日夜悲憂髮變成絲血化為淚殞歿無地榮耀何心今日之恩非臣所望臣昨蒙朝廷特除邠州觀察使累章獲讓已煩聖聰三黷之誅豈當再冒然臣有愚心不敢不盡有謬策不敢不陳雖屬邊臣實叨近職敢不議論少裨聖明傳曰事君如

事親又曰君臣同體當此安危之際豈敢事形迹避嫌疑而不盡心於君親乎魏元成曰隋以事形迹而亡唐太宗深然之今願陛下恕臣萬死采臣一言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觀易震卦曰震亨謂聖人因震恐而致亨大也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是皆得易之旨畏天之威而致其亨矣陛下其捨諸昨者鎮戎兵敗之後天色陰晦十日不解木氷地震羣心憂傷此將帥失人生靈致陷天地震怒之意也冬至後一日申時慶州又地震此

陰陽戰而致動占書曰四夸為中國之陰是夸夏交爭未寧之象也自西事以來延安東路北路官軍傷折萬餘人并金明承平諸寨殺虜過蕃部萬餘户約四五萬口及麟府喪陷鎮戍三敗殺者傷者前後僅二十萬人矣死者為魚肉生者為犬羊臣仰測陛下之心必大震動而天下莫知但見爵賞頒行疑朝廷高枕負兹生靈願陛下因其震動過崇謙讓以柔遠未至選將有差之辭告謝于皇天后土五嶽四瀆以哀痛之旨誕告多方

下感人心上荅天戒陛下既已罪已兩府大臣必有遜謝之請小損勲爵而復其位臣等則宿兵困民討伐未效罪之大者請落近職左降一官帶責授二字仍削除經畧招討等使名祗管勾部署司公事以謝邊陲以警將佐以勵軍旅如此則天下聞朝廷罪已知陛下之心不負生靈將佐軍旅等見主帥負責知天子必欲破賊即皆震懼甘為艱辛更無僥倖之望臣等得以嚴率其下日夜聚謀上賴威靈可期平定仍請詔下部署以下

非大功不録鈐轄都監非奇功不賞其班行將校軍士等所得功勞依舊量大小酬奬此救獘之端也今西賊漸熾恐謀深入陛下誠能與大臣密議行臣之策天下幸甚如失此機會行恐後時儻朝廷不取臣言則邊上終無大功寖有大患其勢然矣願陛下以大易之旨取古聖人之用心則震而後亨受景福於無窮庇蒼生於大賚臣之愚心謬策盡於此矣所降到誥勅等臣有此一策未敢拜受臣無任云云

謝授知邠州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依前行右諫議大夫充資政殿學士知邠州軍州事及管内勸農使兼陜西四路沿邊安撫使改賜推誠保德功臣者陟降秘殿為寵甚隆撫按邊庭所寄甚重臣中謝竊念臣涉道尚淺立身本孤偶緣英主之知獲廁邇臣之列進登二府參預萬幾議刑賞則不避上疑革僥倖則多招衆怨心雖無愧迹已難安而况親奉德音遠憂邊患既此聞命誠合請行

始塵宣慰之名來撫凋瘵之俗纔周晉地將適秦關屬府庫之已虛積兵旅之尚衆動費萬計理當三思願假一麾就兼四路亦可處其疆事庶不傷於國財詔旨弗從留居丞弼之位表章再露請陳戎狄之機伏蒙皇帝陛下俯照臣心特廻天聽罷政府之重責加仙殿之寵名往守要藩遥按諸部存兹國體簡于聖心臣敢不即日首塗奉詔行事生民疾苦可得詢求邊塞機宜更當籌慮用罄臣節以酬聖知臣無任云云

邠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資政殿學士守本官知邠州兼陝西路沿邊安撫使已到任訖祕殿清華舊藩要劇祇膺渙渥伏切震驚臣中謝竊念臣生遺文明幼蹈聲教登于造秀之級涉彼州縣之勞寖遷榮塗過被宸眷擢居近府參對大猷詎有興邦之言曾無經國之效自惟三省必匪久安願解貳於黄樞請分憂於紫塞庶供麤使聊謝興言伏蒙皇帝陛下舜聰弗違堯言斯布假禁

庭之要職居郡國之長人兼領使名復重邊寄進退以禮足為儒者之榮本末可言盡出大人之造敢不砥礪風節佩服訓諆不以毀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副委遇之本意酬保全之大恩臣無任云云

范文正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范文正集卷十七

宋 范仲淹 撰

表

謝轉給事中移知鄧州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者游進榮階往臨善壤允為兊渥彌集震驚臣中謝竊念臣立跡本孤逢辰甚蹙以芻言罔避擢登侍從

之班以膺奬素隆選預弼諧之列乏增君之善道寡措
國之令謀無補當時自安何地遽上借麾之懇實畏在
梁之譏俄奉明恩曲加異數假職名於祕殿領使範於
邊藩由朝廷之威靈屬羌戎之款順方露便安之請忽
頒霶霈之私青瑣是登朱轓載啟臣績未著合陳三讓
之封君命已行懼致再言之黷進退惶惑不知所裁此
蓋伏㨿皇帝陛下天造曲成皇暉久照敦川澤并包之
量法山雷善養之經憫其勤勞致諸安逸示中外之一

體保君臣之至懽臣敢不寅奉朝經躬修民政孜孜共理少望於前賢蹇蹇一心無忘於大節臣已一面起發赴任次無任云云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臣某言近准中書劄子伏蒙聖慈以臣等在中書日行遣李曇男公事不當特放罪者具位之材早虧於國論大明之照終示於天慈爰霈震霆允為渙汗臣中謝向以昧陋參于幾微心則首公智非周物日視四方之奏

類多庶獄之疑而有告訐以言情偽未究妖宄既彰證左弗完上開三面之仁在刑惟恤負重一成之議至失不經多歷歲時尚騰牒訴伏蒙皇帝陛下川澤廣納日月委臨察其無他恕兹不及天地之私至大丘山之戴何勝敢不再省前尤一心後效少贖失中之咎用敦報上之誠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鄧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鄧

州軍州事已禮上訖瑣闈清品禳都善地處之甚重惴然若驚臣中謝竊念臣志意本微才力素寡始干及親之祿俄有得君之遇啟沃無隱出處惟命持一節以自信歷三黜而無悔頃以氐羌犯塞朝廷旰食起臣思過之地授臣禦戎之策往罄死力敢圖生還夙夜一心首尾四載僅免輿尸之禍終無克敵之勲一旦名還五章陳讓惟求守塞不敢入朝再煩詔音促登樞右改參大政俾竭微才草姑息之風則謀身者切齒尚循默之體

則愛國者寒心退孤上恩進斂羣怨誠難處於要路復請行於邊鄙方陳豫備之策俄覩綏懷之事適宣霈澤以安黎元臣以患肺久深每秋必發求去沍寒之地以就便安之所庶近醫藥存養晚年伏蒙皇帝陛下天覆地生雲濡雨濯進以清近之秩付以偃息之藩風俗舊淳政事絕簡心方少泰病宜有瘳實繄寛大之朝將幸康寧之福敢不孜孜于善戰戰厥心求民疾於一方分國憂於千里工酬聖造少罄臣誠臣云云

謝依所乞依舊知鄧州表

臣某言奉勅就知荆南府續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允所乞依舊知鄧州者明命已行輒希改易危誠既露俄遂便安臣志獲宣天慈何報臣中謝臣涉道素淺立身最孤早由睿哲之知薦更繁劇之任頃升近弼思副上心以道直前雖危不避竭肝膂以論事犯雷霆而進忠未酬天地之恩已掇風波之議尚蒙聖渥俾守善藩忽此就遷實隆倚任臣以本朝盛德優禮近臣多處京輔之

間以存國體之重而又子有疾恙日常憂虞復困道塗仍遠醫藥遂至再三之瀆庶通萬一之情伏蒙皇帝陛下曲軫洪私特回中旨許留舊治免涉長川蓋推體貌之恩曷副照臨之意敢不拳拳民政戰戰官箴誓堅介石之心仰荅高穹之造臣云云

杭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勑就差知杭州軍州事已到任禮上訖江海上游東南巨屏所寄甚重為榮極深臣中謝竊念臣

生禀迂疎親逢明盛居常苦節動必危言踐揚諫諍之曹傾盡諮詢之地至於往司戎事屬當元帥之權入奉聖謨爰廁大臣之列有致君之素志乏代天之懿功魏相之數陳便宜頗蒙納用汲黯之多犯顔色敢憚見疎雖遼隔於明天亦薦分於善壤共理吳會之域奉揚唐虞之風跡雖遠而獲安年已高而就逸此蓋皇帝陛下天施廣育海務兼包寵優舊臣恩全晩歳臣敢不抱公忠之節始終弗回體旰昃之憂遠邇咸一乂茲方面副

于宸心臣云云

謝賜鳳茶表

臣某言入内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問臣并賜臣鳳茶一合者久離帝右曷測天衷異恩一臨羣疑盡決臣中謝竊念臣至誠許國孤立事君屢觸雷霆之威數蹈風波之險一心自信三黜寧逃方安江海之情致覲雲天之問伏蒙皇帝陛下仁存舊物澤被遠臣聖訓丁寧皇慈委曲念犬馬之微志錫龍鳳之上珍馨掩

靈芝味滋甘醴濯五神之精爽袪百疾之㝠煩允彰仁壽之恩特出聖神之眷謹當餌為良藥飲代凝冰思苦口以進言勵清心而守道上酬君父旁質神明臣云云

謝轉禮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尚書禮部侍郎依前充職者渙渥自天震惶無地循牆弗獲致懇是虞臣中謝伏念臣布素寒姿斗筲微器初縻下士之禄忽塵上聖之知歷升近班嘗預大政深自感激詎為因循仰祖宗之謀

請行故事懐社稷之計動發危言雖欲必盡其心奚能久安於位遽彰無狀誠合有誅而聖意始終天慈曠蕩尚寘名於祕殿復蒙幸於善藩大拙云藏人言用息莫聞課最敢覬龍光伏蒙皇帝陛下雷霆霽威日月還照未忘圖舊不次推恩擢登宗伯之曹上應文昌之緯職命如故爵數甚隆徒執謙以弗諧止服榮而為懼臣敢不夕惕三省寅恭一心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上酬聖遇用竭愚衷臣云云

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

臣其言伏覩朝廷行明堂宗祀之禮誕告天下臣守在遠方不獲縈觀大慶思有補益輒茲狂易臣中謝臣聞易曰大觀在上言天下所觀在國家之爲也自古國家興行風教使天下觀之必先乎廟周人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以示天下尊親之道漢顯宗永平二年春正月祀光武於明堂其年冬十月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前史紀之爲令王之

盛節伏惟皇帝陛下稽古奉先行明堂大禮尊奉三聖配帝而饗普天率土咸知舞抃至於三老五更之典最為盛德宜可兼而行之如前兩府老臣惟太子太保杜衍太子少傅任布在焉衍直清忠藎勤勞弼亮布廉潔不渝止足知退皆可備三老五更之選儻朝廷以禮大數煩難於並舉亦可召至俾陪觀大禮及覃慶之際特加恩奬是亦兼行養老之典也臣又覩工部侍郎致仕郎簡執節清素處心雅尚優游泉石樂於吟詠今八十

三歲精明不衰月俸之餘不治生業此則臣所目見之也而歸老十餘年不曾遷改亦無錫賜況天下似此近上老臣甚少不難旌奬如郎簡則去京遥遠難行召命可遥均三老五更之慶伏望聖慈稽考舊章特加恩禮自餘致仕官亦乞朝廷别賜推恩實當尊親之朝兼行養老之典足以表大禮之盛彰上聖之仁興天下之孝悌光搢紳之者舊史官書之為陛下之至德瞻瞻于千古干冒天威臣不任大願戰汗云云

青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勑就差臣知青州充青淄等州軍安撫使已到任交割勾當者海岱之區地望攸重岳牧之任邦選甚隆拜命以還戴榮而懼臣中謝竊念臣某賦才寡薄抱節孤危會遇不倫進擢無狀發言多忤非輕去明主之恩觸事為憂所重在太平之業消塵末補覆載何酬尚玷鴻私屢加優寄漸茲衰朽期以退藏伏蒙皇帝陛下天量庇全聖衷收采改此劇藩之守謹諸連帥之權

臣敢不逾勵夙宵虔分旰昃體九重之深造安千里之
含生上副聖求少圖忠效臣云云

遺表

臣聞生必盡忠乃臣節之常守没猶有戀蓋主恩之難
忘輒忍須臾之期少舒迫切之懇痛靡自覺辭皆不倫
伏念臣生而遂孤少乃從學游心儒術決知聖道之可
行結綬仕塗不信賤官之能屈纔脱中銓之冗遽參麗
正之榮恥為倖人竊論國體非自明肅厭代之後陛下

奮權之初首承德音占預諫列念昔執卷惟虞無位之
可行況今得君安敢惜身而少避間斥江湖之遠旋塵
待從之班大忤貴權幾成廢放屬羌臣之負險顧將列
以難裁乃副帥權仍峻使任亦嘗周旋戰備指曰地形
力援定川之師始期遇敵誓復橫山之壤亟逼講和雖
微必取之功多弭未然之患預中樞之密勿曽不獲辭
參大政之幾微益難勝責自念驟膺於寵遇固當勉副
於倚毗然而事久澂則人憚於更張功未驗則俗稱於

迂闊以進賢援能為樹黨以敦本抑末為近名洎忝二華之行愈增百種之謗上繫天聽終辨衆讒因懇避於鈞衡爰就班於符竹一違近署五易名城雖聖恩曲示於便安柰神道常惡其盈滿請麾上頻蓋遭拙疹之未平息鞅東徐益覺靈醫之不效唯積痾之見困非晚歲之能支神不在形氣將去幹冥冥幽壤倏為長往之期穆穆清光永絶再瞻之望肝膽摧落精魄飛揚然臣起于諸生歷此華貫雨露澤於數世圭組煥於一門有如

臣焉足為榮矣當瞑目以無憾尚貪生而有云蓋念所惜者蔵時所眷者明主雖性命之際已能自通然君臣之間豈易忘報但無怛化以竭遺忠敢憚陳於緒言庶無負於没齒伏望陛下調和六氣會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於必行尊崇賢良裁抑僥倖制治於未亂納民於大中如此則不獨微臣甘從於異物庶令率土永寖於淳風言逐涕零命隨疏殞臣無任惶懼戰惕之至

范文正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范文正集卷十八

宋 范仲淹 撰

狀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右臣聞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聚羣材陳正道使其服禮樂之風樂名教之地精治人之術藴致君之方然後命之以爵授之以政濟濟多士咸有

一德列于朝則有制禮作樂之盛布于外則有移風易俗之善故聲詩之作美上之長育人材正在此矣國家崇儒敦古右文致化三京五府多建庠序當州近輔之郡宜崇治本兼至聖文宣王廟已有學舍三十餘間有修學進士二十餘人非有講貫何以發明臣竊見賀州富川縣主簿充應天府書院說書王洙於天聖二年御前進士及第素負文藻深明經義在彼講說已滿三年伏望聖慈特與除授當州職事官兼州學講說所貴國

家教育之道風布於邦畿進修之人日聞於典籍士務
稽古人知嚮方干冒聖威臣無任云云

求追贈考妣狀

右臣竊露微衷仰干睿聽霆威匪遠淵懼斯深伏覩編
勅節文一應京朝官在任未滿不因公事朝廷非時移
替在任不曾磨勘轉官者後來同計及三周年不以到
闕在任並與磨勘者伏念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今七
年除持服月日外亦以四年餘兩箇月不敢僥求磨勘

今為遷奉在近未曾封贈父母竊念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恤臣幼孤憫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斷葷茹逾二十載至于其終又臣游學之初違離者久率常殞泣幾至喪明而臣仕未及榮親已不待既育之仁則重罔極之報曾無夙夜永懐死生何及今又俯臨塋禮尚闕褒封祭奠之間誌述之際丝慈恩數逼於哀誠身廁登瀛之華親無漏泉之澤矧遇孝理若為子心今欲將磨勘改轉官恩澤乞先移贈考妣所冀遷

曆之日得及追榮況臣尚在壯年序進未晚伏望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深軫至仁俯從危素特降曲成之造更覃廣愛之風則人子至榮獲顯親於不次君父大賜必捐軀而是圖臣無任云云

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右臣伏覩先降勑命指揮乞致仕官三丞以上與一子身事後來甚有朝官因此陳乞自贊善大夫以下文武官即未有殊恩鮮聞致仕臣竊見外處勾當文武臣僚

幕職州縣每有疾患昏耄之人百姓無告本路轉運使長吏欲行體量或聞貧虚不忍廢罷臣聞先王養老莫不推仁在於公朝宜行懋典伏望聖慈應致仕分司官今後每遇郊禋各與進秩者耄蓋寡優渥何傷内致仕官并乞與折支全俸況國家折支物色朽腐無筭又所估太髙久宜制置庶能周濟以養衰殘其文資未有朝散階者仍乞就加庶明尚齒之恩異於班列其三班使臣判司簿尉以其非大夫之等未有致仕條例亦乞與南

班上佐等第别降指揮所責休官之人不甚失所勸臣
下廉退之節彰君親存覆之仁遂其優閒免於窮困如
允臣所奏即乞特出聖恩指揮

舉歐陽修充經畧掌書記狀

右臣叨膺聖寄充前件職任即日沿邊巡按其有將帥
之能否軍旅之勇怯人民之憂樂財利之通塞戎狄之
情偽皆須廣接人以訪問復盡心以思度其於翰墨無
暇可為而或奏議上聞軍書叢委情須可達辭貴得宜

當藉俊僚以濟機事臣訪於士大夫皆言非歐陽修不可文學才識為衆所伏往者縁臣之罪有黷朝聽蓋本人素好議論聞于搢紳只如臣為諫官之初杜衍任中丞之日修皆曾移書責臣等緘默無執非獨有高若訥之讓也以此明之實非朋黨若訥知其無他亦常追悔臣切於集事不敢避嫌其人見權滑州節度判官伏望聖慈特差充經畧安撫司掌書記隨逐巡按所典書奏並國家之事非臣下之私若不如舉狀臣甘欺罔之罪

云

舉張方平充經畧掌書記狀

右臣今分經畧安撫都部署司職任在延州又發遣延州兵民公事其應荅諸路文字動涉機宜日不暇給凡有奏報朝廷事須精密臣獨力當之必有謬誤經畧司雖有判官三員多在本司及别路勾當臣昨舉歐陽修充本路掌書記尋以召歸館閣更不赴任臣竊見著作佐郎通判天雄軍張方平富於文學復有才用乞朝廷

改除充本司掌書記

舉彭乘自代狀

准勅應係兩省臺官尚書省六品已上諸司四品已上授訖具表讓一人自代者

右謹具如前臣奉勅就轉尚書户部郎中依前充職臣伏見西京提點刑獄尚書祠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彭乘博學不倦孤立無徒館殿之中獨爲淹久臣今舉自代

舉許渤簽署陜府判官事狀

右臣竊見權潤州觀察推官許渤在鄉曲時衆推孝行登仕宦後自守靜節天禧三年進士及第授初等職官數任別無過犯至今猶是初等清心至行不求聞達復通經術長於論議茍非扣擊似不能言伏望聖慈特與改轉京官簽署陜府判官廳公事庶旌廉退之士以抑僥競之風如後犯正入已贓臣甘當同罪

舉滕宗諒狀

右臣竊見知涇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滕宗諒詞才公器周於致用曽出聖選擢在諫司當時同列之人並已清顯今涇原已有帥臣本州不屯軍馬別無劇務欲乞朝廷改除於繁重處任使如無稱効及有所犯臣甘當同罪

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右臣伏覩先降勑節文今後應京朝官幕職州縣官不曽犯贓私罪情輕並許應賢良方正科目者竊以國家

下賢良之詔求補益之言非止掄材將以致治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必以得士為昌不以限年為重臣竊見權耀州觀察推官丘良孫學術稽古文辭貫道求之多士宜奉大對臣今舉本人堪應上件科目伏乞朝廷特賜召試若不如舉狀甘俟朝典

舉張昇自代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授尚書禮部侍郎臣伏見工部郎中集賢院修撰知潤州張昇筮仕以來清介自立精思劇

論有憂天下之心純誠直道無讓古人之節朝野推重臣所不如乞迴臣所授以允公議

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右謹具如前臣竊見秘書丞知并州太谷縣事張伯玉天賦才敏學窮閫奥善言皇王之治博達今古之宜素藴甚充清節自處嘗應科舉未親册對如今仰被清問罄陳大畧必能竭前人之正論副大君之虛懐擇而行之有補聖教臣今保舉其人堪充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科若不如舉狀甘俟朝典

舉張問孫復狀

右臣伏覩赦書節文應天下懐材抱器或淹下位或滯草萊委逐處具事由聞奏臣觀國家居安思危搜羅賢俊以充庶位使民受賜此安邦之正體也臣竊見試將作監主簿張問文學履行有名於時前應茂材異等科再考中式以父喪不得就試近上封事始霑國恩職不稱才衆知沈俊臣又見兖州仙源縣寄居孫復元是開

封府進士曾到御前素負詞業深明經術今退隱泰山著書不仕心通聖奥跡在窮谷伏望朝廷依赦文採擢張問乞除一陜西藩鎮職事官孫復乞賜召試特加甄奬庶幾聖朝涣汗被于幽滯

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讓第一狀　韓公同上

右臣等各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等交割本職公事與鄭戩管勾訖乘遞馬疾速發來赴闕者臣等未立邊功忽承召命必慮别有進擢實不遑寧伏緣臣等自領

經畧之任竭心戎事其於邊上利害軍中情偽年歲之後方能諳悉至若倉卒之際賊謀百端孰於見聞始可料度且朝廷舉天下之力應副西事于今累年賊氣尚驕屢為邊患是朝廷責臣等立效之秋臣等盡節報國之日况賊界雖來請和或恐盟約未合近復却有點集事宜將來倍須禦備今去防秋只是百餘日間夙夜經營猶恐闕漏臣等若更離去或致踈虞不惟上悞朝廷愈長寇孽顯是臣等自貪寵異務過後人雖當萬死何

以塞責兼近蒙差降中使宣諭臣等候邊事稍寧用在兩地臣等尋具奏聞且乞依舊陳力此由衷之請天鑒可明即非今來虛有陳讓伏望聖慈念邊事至大不可差失特降中旨允兹至誠許臣等且在本任庶竭疲駑得裨萬一臣等無任云云

第二狀

右臣等奉聖旨令疾速赴闕臣等為邊事未寧防秋在近已具奏聞乞且在本任去訖竊念臣等自臨邊鄙久

阻闕廷入對清光人臣所願忽承召命豈合稽留然事

有可憂須當陳列伏自西事以來邊上帥臣數有改易

天下知其不便朝廷每以曠官承之不得已而行之臣

等四年之中三換邊任不聞成效固當坐責昨以涇原師

敗之後朝廷命臣等兼領四路以禦劇寇臣等夙夜議

論思有報效奏選將佐促治城塞閱習軍馬完補器械

為向秋之備但西人詣闕方議納和臣等不敢出入塞

下恐涉生事然常防慮詐計未嘗懈心且西賊前來誓

書甚明以四十年之恩信一旦翻覆况今情偽未知復有黠集之說此大可憂防之日也臣等於此處置邊以諳練上下之情方且禀信節制進退庶無大衂若貪冒寵榮輒便舍去則是復有帥臣數易之弊如寇患再作臣等躬親邊事猶懼不濟或遠料賊情則多失機會且臣等自膺寄任蒙朝廷推信日重一日凡百陳請如在帷幄無不施行是臣等遭遇感明盡節立事之時也所以感激剖述願留歲年或寇患必息則修固邊備為他

時之防如其未寧則與將佐合心持重禦捍宜無深入之憂如賊志倔彊終難調伏則臣等選練兵將於三二年間仗朝廷威靈討服橫山界近蕃以遏外患臣等志在分憂非敢飾讓近名頻煩天聽乞聖慈深照臣等無任云云

第三狀

右臣等近以邊事未寧忽承召命兩陳奏牘且乞在任誠懇斯至利害甚明尚慮朝廷未垂照悉謂臣等以禮

為讓務取虛名俟及再三即當上道是以重煩天聽終期得請竊以處勞而思逸重内而輕外人情之常也今臣等勤勤懇懇且願竭力塞下豈置身艱苦違人情之所樂以矯時干譽者哉誠以經畫西陲于今累歲雖無毫髮之效上副委遇其如軍中之事粗已諳詳況西賊父祖以來蓄養姦謀一旦叛命乘累勝之氣而遣人納和此固包藏禍心别營兇計今防秋急備都無數月之期臣等若貪冒寵榮便離職任向去或有侵軼害及生

靈使朝廷重憂後人當患則有識之人孰不責咎何施面目以對威顏雖伏顯誅亦無所救故臣等披瀝肝膈屢有奏述且乞在任以盡疲駑持重保邊庶少敗事或且許其盟約未解防虞則願更留歲月之間補完闕漏縱其翻覆不失支梧萬一寸功有立寇患稍平則朝廷進用有名臣等歸朝未晚愚衷感切天地可明唯君知臣必當鑒諒伏望聖慈開納早賜允俞臣等無任云云

第四狀

右臣等自承召命累上封章乞且留本任聖明之照必察愚衷然慮朝廷謂成命已行不許改易或謂三讓為禮未賜允可臣等莫遑啓處重煩天聽竊念臣等本以書生昧於兵術朝廷委兹邊事不獲固辭三數年間勉心彊力徒懐憂患罔敢暇逸至於勲績絶無稱道雖天心至仁尚賜全宥臣等當自循省更思報效豈復舍邊陲之患冒朝廷之寵以取重悔哉所乞且在本任者非敢自謂必能銷殄兇寇以安西鄙蓋臣等受國重委久

於戎政或才力不足終坐重責是臣等之分也若不能
畢事移患後人而得謂之忠乎況自來帥臣初至則衆
多之言爭陳利害於軍民蕃部之中號令處置頻有更
改是以邊塞衆情皆安於習舊而憚於新規又將佐勇
怯未能盡知倉卒之時指蹤或誤則其害不細故未平
定間忌在數易此朝廷之所明知況今國家急務在於
西陲臣等於此用之不為不重乞聖慈特迴天鑒使得
盡臣子之心臣等云云

第五狀

右臣等近者忽承詔旨俾赴闕廷繼上奏封且乞在任
未量聖慈果悉愚誠夙夜震惶若無所措伏念臣等自
西寇猖獗久當戎事雖才不逮志未有成績若其裁處
軍政審料敵情既踰歲年粗亦詳練故邊防憂患之急
臣等去就之分前奏備列不敢煩陳今所切者昊賊累
次盜邊必先偽達誠欵伺我少懈隨即奔衝今又遣人
請和往復遷延即過夏月其或盟約未合必是又圖侵

軼而朝廷當經營防秋之際動易帥臣送故迎新衆情自擾則於禦扞之事不無廢闕賊如乘我不備適足遂其姦謀則是朝廷以西事為輕而以進擢微臣為重或因此有誤大計更滋寇孽則臣等貪冒寵異情何以安臣等所以知遠在朝廷不若親臨疆場蓋耳目所接指蹤為便庶於倉卒不失事機況今干戈未寧民力漸屈忠義思奮聖宸重憂宜拔非常之才待以不次之位使其恢宣賢業講求廟筭臣等自當奔走塞下奉行勝畧

如此則内資帷幄之議外期節制之行用以相須兾乎必濟伏望聖慈察臣等忠藎之懇素有本末實不以内外之職輕重扵心早賜俞允使盡臣子之節臣等云云

范文正集卷十八

范文正集卷十九

宋 范仲淹 撰

狀

陳乞邠州狀

右臣聞臣之事君也貴先勞而後禄朝之命官也患重内而輕外重内輕外何以收藩翰之功先勞後禄所以厲搢紳之志臣雖無似輒慕前修臣昨在朝日曾與韓

琦同進陜西攻守策又覩手詔云今用何人鎮彼西方又去年秋曾有聖旨令韓琦與臣互換往邊上照管臣遂面奏乞罷參知政事知陜西一郡兼沿邊安撫使乞不轉官及不帶招討部署之名尋蒙聖恩差充陜西宣撫使又以契丹舉兵西征元昊在河東接近復差臣兼河東宣撫使臣自至河東體量得邊上利害各已奏陳今余靖自北既回必見契丹無南牧之意臣久任州軍亦慮煩擾欲過陜西即又宣撫使所行諸軍須望特支

恩澤緣南郊均賜之後陜西府庫已虚或更行特支又須費十數萬貫如不往陜西則前所上攻守之策復成空言伏望聖慈依臣前來面奏罷參知政事并安撫使只差臣於邠涇間知一州帶沿邊安撫使乞不轉官仍不帶招討部署之名如此則不銷更散特支自可就近處置邊事臣此直誠並守前奏俟三二年間邊事寧息攻守有備儻聖恩未移用臣不晚庶朝廷無内重外輕之失臣亦有先勞後禄之效進退始終良得其宜臣無

任云云

陳乞鄧州狀

右臣聞理之安危固當殊體官之廢置孰可冒居竊念臣昨厠台司日瞻宸扆親承睿詔俯念邊防思得邇臣往分重寄臣既獲聞命因敢請行遽將宣慰之恩來往屯戍之旅臣以戎情未測備預當嚴願領一藩兼按四路欲將臣與韓琦所上邊策躬親施行尚蒙朝廷付兹職任臣自到幽土已逾半年復以前策奏陳庶逃尸素

朝廷以彼戎欵順方用柔懷不欲修威恐成生事臣之
所上必可寢停今又覩朝旨據鄜延路奏所定疆界並
已了當仰保安軍鎮戎軍榷務通行博易者事或寧靜
理當改更其陝西邊事自有逐路經畧使處置惟此四
路安撫使今後别無事務欲乞朝廷指揮廢罷臣則宿
患肺疾每至秋冬發動若當國有急難之時臣不敢自
求便安且當勠力今朝廷宣示西事已定況邠州元係
武臣知州伏望聖慈恕臣之無功察臣之多病許從善

地就訪良醫於河中府同州或京西襄鄧之間就移一
知州取便路赴任示君親之至仁從臣子之所望實繫
聖造得養天年臣無任瞻天仰聖云云

舉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

准御史臺牒准慶歷八年五月十四日敕節文於内外
升朝官曾任通判成資以上人内堪任清要任使者各
同罪保舉貳名並須歷任無公私過犯及不是見任兩
府并自己親情方得奏舉或雖公罪杖以下情理輕亦

許論薦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知絳州職方員外郎向約生相輔之家而能專儒學謹官業廉貧苦節慎靜寡過臣前知潤州日約為通判備見操守後來累次為郡皆有理績推舉甚衆未蒙奬擢知光化軍屯田員外郎李宗易天禧三年進士第九人及第素負詞雅居常清慎有靜理之才無躁進之跡今在隣屬稔聞治狀人憂其去吏不敢苛此二人者久於揚歷各有行實並堪充清要任使如朝廷擢用後犯入己贓臣甘當同罪即不

是見任兩府并自已親情歷任並無私罪内有公罪者亦係杖已下情理不重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張諷李厚充青州職官狀

伏奉勅命就差知青州兼安撫使已到任訖今具合奏辟官二員如後一前御史臺主簿張諷文學懿贍履行純雅未升科進的有才稱欲乞朝廷採於清議推以異恩特賜召試授一出身差簽署青州觀察判官廳公事新注下正官王嘉祥即今未到乞勘會京東路節鎮别

除一處一鄧州南陽縣主簿李厚進士出身素有文行涉道且深到任已成一考見權鄧州職官欲乞朝廷特除權青州兩使推官兼管句安撫司機宜文字節度推官近新到任乞移側近州郡如難得闕即乞許令安撫司差權見闕官處勾當所貴不住俸給況本路見闕官數員右謹具如前臣受國寄任日憂曠闕或得此二人助其不逮庶無敗事如朝廷擢任後犯入己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當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薦李覯并録進禮論等狀

右臣聞古之明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將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故為臣者以舉善為忠亦將竭知人之明副待旦之意也臣親逢聖旦嘗忝輔臣輒慕前修之為少答非常之遇臣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覯前應制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隱竭力養親不復干禄鄉曲俊異從而師之善講論六經辯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實無愧於天下之

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識者嗟惜可謂遺逸者矣臣竊見往年處州草澤周啟明攻於詞藻又江寧府草澤張元用及近年益州草澤龍昌期並老於經術此三人者皆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奬勸臣觀李覯於經術文章實能兼富今草澤中未見其比非獨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平土書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編為十卷謹繕寫上進伏望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

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官伏乞
朝廷優賜就除一官許令侍養亦可光其道業榮於閭
里以明聖人在上下無遺才若不如舉狀臣甘重受朝
典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進故朱寀所撰春秋文字及乞推恩與弟寘狀

右臣伏見故祕書丞集賢校理朱寀幼有俊材服膺儒
術研精道訓務究本源越自經庠擢升文館力學方起
美志未伸不幸天喪深可嗟悼寀春秋之學為士林所

稱有唐陸淳始傳此義學者以為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𥘉苦心探賾多所發揮其所著春秋指歸等若干卷謹繕寫上進乞下兩制詳定如實可收采則乞宣付崇文院又念其人家道貧窶妻息孤窮有親弟賔亦習儒業未登仕祿伏望聖慈特霑一命況𥘉曽任府界提點偶縁病罷别無過犯中前監察御史梁堅蔡禀等亡後亦蒙錄用子孫體例頗同不為僥倖以彰聖朝旌錄儒學使其孤幼不墜丘壑亦天地之造也干冒宸嚴

臣云云

陳乞頮亳一郡狀

右臣輒陳危悃上黷高聰遝仰雷霆不任淵谷竊念臣涉道至淺賦材本下爰從孤宦首被聖知自謂得君未嘗避事險易一志周旋四方今守東齊方面亦重救災禦寇敢不盡心而年高氣衰日增疾恙去冬以來頓成羸老精神減耗形體尫弱事多遺忘力不支持其青州常程公事已牒通判職官發遣其安撫一路九州軍兵

馬公事繁多至於郡縣利害鄉川寇盜皆稟本司指蹤自臣抱病勾管不前上無以分宵旰之憂下無以逃尸素之誚惟是奏報文字臣則竭心勉率亦多稽緩揣己量力實不自安伏望聖慈於潁亳二州就差臣一處所貴閒慢少事可以養疾庶安朽質少保殘年仰祈洪造之私惟誓丹衷之報臣無任云云

劄子

論西京事宜劄子

臣近親奉德音以孔道輔曽言遷都西洛臣謂未可也國家太平豈可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之固邊方不寧則可退守然彼空虛已久絶無儲積急難之時將何以備宜以將有朝陵之名漸營廪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之謂也先王修德以服遠人然

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以恃德也陛下内惟修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策也伏望聖慈未煩下議且留聖意可俟臣口對不備謹再具狀奏聞

論復併縣劄子

臣伏覩赦書節文西京河陽管界諸縣近經併廢頗聞人民不便並特令依舊臣去年秋纔入中書蒙聖慈差中使催臣言事臣首陳七事内一事為天下民困由吏

役煩重如西京在後漢時三十七萬户置二十縣唐會昌中十七萬户置十九縣今有五萬六千户尚置十九縣是户口十分去七而縣額如舊吏役不減安得百姓不困哉後漢光武詔天下併減四百餘縣此治世之規可舉為法臣請先於西京減併縣分以省吏役奉聖旨下范雍并本路轉運使密切相度聞奏尋據范雍夏安期等奏相度西京縣邑衆多人户差役頻併今來減縣邑為鎮實亦利便除山險空迥地里闊遠及陵寢所安

難為廢罷外乞併作十三縣委得允當别無妨礙尋蒙
朝廷依奏降勑施行訖約計減役人一千五六百户已
放歸農官員亦已省罷訖竊聞後來有臣僚上言或稱
縣尉檢覆地遠且逐縣界分俱不及百里如南方縣分
有三二百里者亦只一員縣尉以此方之甚不遥遠或
稱却費軍人把守其守把軍人即非旋有招置並是本
府宣毅兵士在本府中亦須請受或稱酒稅虧額今體
問得逐鎮比舊日却有增盈其所上言皆非害民之事

況無實狀只是坊郭物力之人恐產業閙慢或逐縣公人中有巢穴已成不願更改者因茲妄說不便扇揺人情致臣僚誤有採聞形于奏牘朝廷未深窮究便以為然改已行之命特作霈恩而不知一千五六百戶免役之家重加勞擾殊非霈恩之意只是坊郭物力之人縣邑狡猾之吏遂其志願僥倖歡呼必有作感聖恩道場以惑朝聽者其鄉川之民棄農就役復為愁苦是害其本而徇其末也且光武之朝詔下併四百縣何號令之

行無敢沮者今朝廷止併六縣而號令已出敢有沮言

是國家命令不行於外恩澤不逮於民矣國政如此則

天下無事可行皆欲守因循之弊弊不可救亂所由生

且西京在漢時三十七萬户置二十縣今五萬六千户

置十九縣其吏役勞擾亦甚明白非隱昧之事臣為近

輔請行此令者蓋欲蘇息窮民且非利已緣親奉德音

并降中使促令論列時事非臣輒有改易況典故甚明

非出自胷臆如上言不當乞朝廷直行黜罷不銷重擾

生民而沮此一議若轉運使等定奪不當亦乞朝廷駁下不當事件特行勘問明示責降自然利害分别中外無疑臣本上言之人如不黜罷其元定奪之官又不勘問却將重擾生民之事作恩宥施行於體不便不知令諸縣仍舊恵及何人臣為朝廷惜此一舉使天下無復有省役息民之望伏望聖慈指揮西京未得追擾放役之人别候朝廷指揮更年歲間利害既明謗議自息所以懇懇上言者忝為輔臣知利害不能執守則國家之

惠必不能行生民之弊亦不能去儻朝廷以臣僚上言為是以臣所言為非即乞依臣所奏早加勘劾速行降黜臣即甘于伏罪不復論列取進止

乞修京城劄子

臣危言孤立久荷聖知當此旰昃之憂豈可循默自守雖言而無取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曾進劄子言西洛帝王之宅絶無儲備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為名使東道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

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湊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言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北事既動營洛已晚臣今別有愚見請一二以陳之臣竊聞修建北京以禦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虛聲未可為倚何哉河朔地平去邊千里北馬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敵騎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

已久人不知戰聞敵大至羣情憂恐陛下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絶無險扼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而敵騎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面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宫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倚無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廻顧之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敵不得渡而直圍守

澶淵聲言向闕以割地㑹盟為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敵騎俯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拒其請乎唐明皇時禄山為亂舊將哥舒翰引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進討一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敵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遊淮甸違遠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於朔方天下豈復為唐乎徳宗欲幸益都李晟累奏乞

且幸山南以係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陜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揺動違遠重兵則姦雄奮飛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閽帝居九重是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為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迴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

而可深犯我若修完京師使不可犯則是伐彼之謀而沮南牧之志矣敵入之淺則邊壘已堅敵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勿出也進不能為患退不能急歸然後因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抄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也此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矣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彦澤引契丹

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失體也若以修完城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清問而輒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敢忘君親之憂況臣素來愚拙惟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矣昔奉春君𧴩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之僭未甚為過至

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蓋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陜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朔河東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須為大備天下幸甚干犯聖威臣無任云云

又

臣近覩邸報有北使到闕遠近稱慶及見遂處關報事宜却言西北兩界各大點集比疑北使之來未甚誠實

以四十年之恩信無故動揺恐非有限之貨能足無厭之心此可大為之防盟誓不足倚也敵情翻覆自古非一臣竊覩朝廷未修東京而先修北都臣謂東京根本也北都枝葉也雖先朝曾有北都之行當自有宿將舊兵嘗經大敵然猶上下憂疑盤桓而進今太平已久人情易動又無宿將舊兵不可不過慮也臣見邊上將佐軍旅恥言不武爭乞効命及其臨敵十無一勇臣恐駕前諸班武士務誇膽勇有悞陛下昔漢樊噲對上曰臣

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叱曰噲可斬也昔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時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言以十萬橫行是面謾也今陛下自顧左右將軍有如樊噲者乎臣昨上言請修京城宜持重而不動者蓋為此也若將廵幸北都臣謂有可慮之事者五願陛下思之臣三四年來聞人所傳契丹造舟安輪遇陛可載遇川可濟如南牧而來於滄德之間先渡黄河取鄆濮而襲我京城陛下虛往北京而敵入東路此可慮之

一也又宗廟社稷皇宮戚里千官百辟六軍萬民之家盡在京師而城池無備敵或大至將何保守此可慮之二也若廵幸北京六軍盡出廻顧京師億萬之中或有姦宄竊發為亂陛下之心能安於外乎此可慮之三也假使鑾輿未出敵逼澶淵聲言向闕有割地之請既京師無備朝廷能拒其請乎此可慮之四也又敵騎之來必數十萬其河朔之兵當須持重如京城無備畏彼深入必促重兵與之决戰萬一有哥舒之敗則社稷為憂

此可慮之五也願陛下必修京城可禦大患況天子之城古有九重之號未聞以不嚴不固而為國體也能嚴且固則上自宗廟社稷下及百萬之衆可安堵矣陛下乘輿不煩順動矣雖敵入東路不得而襲矣彼扣澶淵有割地之請可拒而弗許矣彼求決戰可戒諸將持重而勿出矣彼知京師有備大軍持重則南牧之志不得而縱足以伐其謀矣而復鋭則避之困則擾之夜則驚之去則躡之因其隙而圖焉皆須京師大固然後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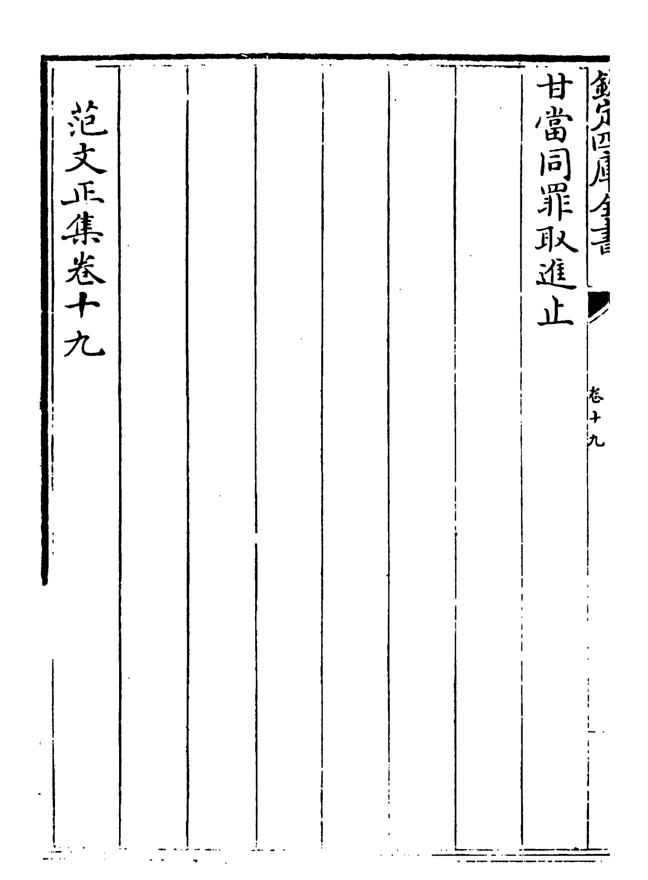
其策近代戎狄為京師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為之防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先聖之訓非臣之所能言也惟聖鑒裁之

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臣聞國家求治莫先於擢才臣之納忠無重於舉善臣竊見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新差知徐州王洙文詞精贍學術通博國朝典故無不練達搢紳之中未見其比以唐之虞世南先朝之杜鎬方之不甚過也臣在中書

曰洙曾求知越州時章得象以下並言朝廷每有典禮之疑則問此人必見本末豈當許求外任遂不行所請尋以撰成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蒙恩進直龍圖閣依舊天章閣侍講仍賜金紫以旌稽古之能也後以赴進奏院筵會乃在京諸司常例得從一日之休徒以横議中傷例謫居外三經赦宥未蒙召還恐非聖朝棄瑕采善之意臣近見此人來知襄州復能精勤政治庶務修舉清簡和恕吏民樂康乃知其才内外可用自任工部

員外郎已及六考不求磨勘直龍圖閣亦又四年未曾遷改伏望聖慈不以人之小累而廢其大善如朝廷采鴻儒碩學以備詢訪則斯人之選為中外所服矧有懿文可以發明議論潤色訓謨欲乞特賜召還儀表臺閣儻朝廷意切生民重其外補則乞就遷近職别領大藩使搢紳之列知稽古有勸為善弗掩實聖政之端也臣嘗叨近輔知無不言况襄鄧鄰封稔聞善治或不如舉狀臣受上書詐不實之罪如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贓臣自



甘當同罪取進止

范文正集卷十九

范文正集卷二十

宋　范仲淹　撰

賦

老人星賦（明星有爛萬壽無疆）

萬壽之靈三辰之英其出也表君之瑞其大也助月之明但仰祥光莫辨皤然之象方資睿算斯垂耄矣之名皇家以大洽雍熙咸臻仁壽感垂象之丕變彰御圖之

可久爰假號於耆年實歸美於元后南郊享處能無鼓缶之歌銀漢經時誰是遊河之友觀夫落落位正熒熒影孤應春秋之候出丙丁之隅視合璧之祥兮未異顧連珠之瑞兮若無象茲黄髪永我鴻圖想天上之宵征寄悲鐘漏顧人間之夕景豈恨桑榆是何上象著明昌時合偶歷數自延於人主名實何慙於國叟月輪遥覩安車之意寄無天駟旁瞻失馬之嗟何有此蓋君著明德天陳瑞星會茲爲盛薦乃椿齡增芳華於信史協休

美於祥經每覩運行如縱心於黃道無差躔次疑尚齒於青冥足使歷象者考祥占天者改觀掛碧空而的的度清宵而爛爛非時不見如四皓之避秦有道必居若二疏之在漢大矣哉名尊五福位列三光發天文之炳煥符帝德之悠長北闕前瞻獨呈祥於有爛南山俯映共獻壽於無疆士有仰而賦曰天之象兮示勸君之位兮善建實贊天靈之數允叶華封之願又何必周王之夢九與嵩嶽之呼萬者也

老子猶龍賦

元聖之德通變如此

昔老氏以觀妙虛極棲真渾元握道樞而不測譬龍德而彌尊孰可伺珠長存慈儉之寶全疑在沼不離清淨之源宣尼之啟述嘉言發揮至聖謂此真宗之德若彼時乘之性每去不祥之踪劍化同歸常開衆妙之門魚登比盛莫不遺情寵辱放志希夷振淳風而騰驤有便樂上善而游泳無疑所謂性相近也故可則而象之知雄守雌究詩存身之際絶聖弃智潛疑勿用之時至哲

難偕元功莫極知止而過亢何有善行而在田可則彼

飛昇於天路此逍遥於聖域流沙西去曽無戰野之虞

紫氣東來實有召雲之德豈不以神龍之舉也其變不

窮聖人之道也無幽不通一則致霖雨於天下一則宣

教化於區中背偽歸真豈逐葉公之好長生久視寧資

豢氏之功不然又安得深述杳冥咸稱達變忘機而沈

梭是擬著經而負圖可見宋纖比聖堪為折角之流尹

喜依仁自得攀髯之便大道卷舒非龍何如言豹隱者

胡能比矣稱虎變者近可方諸我名躋四大之間五靈斯會我道配二儀之際三友非疎故能作大匠之宗師闡無為之妙旨惟尊道而貴德自反古而復始比於或躍之靈蕩蕩乎其聖如此

蒙以養正賦 君子能以蒙養其正

蒙者處晦而弗曜正者居中而弗羣守晦蒙而靡失養中正而可分處下韜光允謂含章之士居上弃智斯為抱一之君聖人以設彼易文授諸君子考其在蒙之象

得此養正之理渾兮若濁下民無得而稱焉闇然而彰聖功亦在其中矣是以不伐其善罔耀其能惟樸素而是守又濬哲而曷矜故知我者謂我愚不可及不知我者謂我智不足稱務實去華育德之方斯在反聽收視養恬之義相應故得悔吝不生純和自履隱其明而若昧保其終而如始至賢者孟子在養素而弗違亞聖者顏生信如愚而有以是知蒙正相養聖賢是崇欲求乎不失其正必在乎受之以蒙石蘊玉而外質蚌含珠而

內融天地何言育物之功潛用龍蛇處蟄存身之道不窮其或謀畫為先聰明自廣不務淳淳而處每思察察而往則彼蒙也喪乎其真此正也失其所養曷若我知白守黑老氏之教寧忘用晦而明箕子之風不爽至矣哉正之在斯養亦宜其蘊道德而不衒豈禍福之能隨志士體之而修身素履無失聖人執之而行化赤子焉知迺有修辭立誠窮理盡性常黙黙以存志將乾乾而希聖庶幾進退之間保君子之中正

禮義為器賦 崇禮明義斯以為器

禮義交舉聖賢是崇既覩化人之要爰彰為器之功修之於身豈晚成而是處體之於政見日用之無窮前典可稽格言斯啟假其器而宣其教尊其義而貴其禮本於太一寧因雕琢之勞見無不為豈定方圓之體不速而成與世作程于以致滿而不溢于以知用之則行見者之謂智述者之謂明合二美以同歸皆能致用列五常而共久何患易盈是以化彼邦家器茲禮義其美也

混而為一其設也分而為二助政教而可大貫古今而不墜宣尼始問於周史雅契求新晋文首定於襄王允符先利豈不以為君之柄也非禮何持立人之道也惟義是資居上而不我遐棄化下而何莫由斯有之則安在傾敧而莫覩聞而能徙信用捨以從宜是知彼器也利乃生民此器也歸諸君子蓋用之而可資故喻之而有以察其無體可忘尚象之言執以衛身詎有假人之恥念茲在茲無為而為但守執虛之戒難忘持滿之規

安上治民寧使乎小人乘矣見危致命豈惟乎長子主之令國家稽古不忘宣風遐被其禮也同二儀之節其義也正四方之志覆萬國而無疆通大道之不踞

今樂猶古樂賦 民庶同樂今古何異

古之樂兮所以化民今之樂兮亦以和民在上下之咸樂豈今昔之殊倫何後何先俱可諧於雅頌一彼一此皆能感於人神原夫惟孟子之謨猷激齊王之思慮惠民之道將進述樂之言斯著以謂昔時搏拊實用洽於

羣情此日鏗鏘亦足康於兆庶蓋在乎君臣交泰民物茲豐和氣旣充於天下德華遂振於域中實萬邦之所共諒百世之攸同聽此笙鏞曷異聞韶之美顧茲匏土究存擊壤之風孰是孰非爰究爰度且何傷於異制但無求於獨樂移風易俗豈惟前聖之所能春誦夏絃寧止古人之有作若乃均和其用調審其音上以象一人之德下以悅萬國之心旣順時而設教孰尊古而卑今六律再推自掣伶倫之管五聲未泯何慙虞舜之琴其

或政尚滋章民猶勞苦樂雖導於前代化未暢於率土曷若我咸臻仁壽共樂鐘鼓八風時叙命夔而不在當年萬舞日新教胄而何須往古若然則不暇求舊惟聞導和其制也雖因時而少異其音也蓋理心而靡他播兹治世之音無遠弗届較彼先王之樂相去幾何今國家大樂方隆休聲遐被曾不惑於鄭衛自能和於天地舉今古而酌中與英莖而豈異

省試自誠而明謂之性賦 誠發為德彰彼天性

聖人生稟正命動由至誠發聖德而非習本天性以惟明生而神靈實降五行之秀發於事業克宣三代之英稽中庸之有云仰上聖之莫越性以誠著德由明發其誠也感於乾坤其明也配乎日月我生既異初郁郁而有融我性在斯終存存而不竭上智不移無為而為藴彼精醇之志發為濬哲之資文王之德之純既由天啟周公之才之美亦自生知故得冠乎人倫立乎聖域所以見至矣之性所以成自然之誠究其本也蓋鍾純粹

之精及其顯焉乃著文明之德豈不以自誠而明者生而非常自明而誠者學而有方生而德者實茲睿聖學而及者惟彼賢良顏生則自明而臻謂賢人而可擬夫子則自誠而至與天道而彌彰若然則誠之道也既如此明之道也又如彼蓋殊途而同致亦相須而成理發乎仁義遂使跂而及之著乎聖神所謂誠則明矣且夫明乃誠之表誠乃明之先存乎誠而正性既立貫乎明而感德乃宣有感必通始料乎在心為志不求而得終

知乎受命于天大矣哉考彼格言見兹元聖施為可覩於君德動靜必遵於天命由至誠而達至明是為聖人之性

金在鎔賦　金在良冶求鑄成器

天生至寶時貴良金在鎔之姿可覩從革之用將臨熠耀騰精乍躍洪鑪之内縱横成器當隨哲匠之心觀其大冶既陳滿籝斯在俄融融而委質忽煜煜而揚彩英華既發雙南之價彌高鼓鑄未停百鍊之功可待況乎

六府會昌我稟其剛九牧納貢我稱其良因烈火而變化逐懿範而圓方如令區别妍媸願為軒鑑儻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國之寳也有如此者欲致用於君子故假手於良治時將禁害夏王之鼎可成君或好賢越相之容必寫是知金非工而不用工非金而曷求覩此鎔金之義得乎為政之謀君諭治焉自得化人之旨民為金也克明從上之由彼以披沙見尋藏山是務一則求之而未顯一則棄之而弗顧曷若動而愈出既踴躍以

求伸用之則行必周流而可鑄美夫五行之粹三品之英昔麗水而隱晦今躍冶而光亨流形而不縮不盈出乎其類尚象而無小無大動則有成士有鍛鍊誠明範圍仁義侯明君之大用感良金而自試居聖人天地之鑪亦庶幾於國器

臨川羡魚賦 嘉魚可致何羡之有

彼何人斯在水之湄謂嘉魚之美矣臨長川而羡之瞻之在前殊有忘筌之意求之不得寧無結網之思徒觀

其紋浪不驚錦鱗咸遂或在藻以安性或戲荷而從類但見嬉游固難馴致常自適於清流若有待於芳餌在淵游泳疑莊叟之夢來依岸噞喁訝平子之書至潑潑晴波在彼中河可以登庖為籩豆之俎可以昇鼎俟鹽梅之和顧絲緡而則不俯漪漣而奈何凝睇依依控鯉之方安得含情默默思鱸之興何多惜矣空拳眷乎頒首止疢懷而肆目自朶頤而爽口幾悔恨於包無徒諷詠於南有心乎愛矣愧疎破浪之能敏以求之懼速馮

河之咎謀之未喜烹鮮尚賒弗經營於網網空顧慕於鱛魦非達士之識矣其愚人之意耶胡不為施罟之功豈勞彈鋏胡不學投竿之術自取盈車又何必其志營營其圖瑣瑣徘徊乎水澤之畔快悵於泉源之左亦由射雉之子即亡矢以胡為待兔之人非設罝而奚可然則有為者必先其罷所羡者何止於魚罷則可為詎見力不足者魚或空羡又豈得而食諸在臨事而求已將觸類而起予五餌不陳釣四夸而莫至三網不緝羅兆

民而則踈至如居人之常為邦之彥欲高位而是蹈當

崇德而無倦修天爵而人爵從之何煩健羨

水車賦 如歲大旱汝為霖雨

䶕以象制水以輪濟假一轂汲引之利為萬頃生成之

惠揚清激濁誠運轉而有時救患分災幸周旋於當世

有以見天假之年而王無罪歲者也當其東作云布西

成以期何密雲不雨兮若焚若灼而大田多稼兮如渴

如飢耒耜之功既至倉箱之望將危豈無陂池抱甕之

行昌濟亦有溝洫挈瓶之利胡為乃有智者樂水而起予梓人治材而和汝謂一溉之可洽俾百兩之斯舉因無傷於濡軌軋軋臨川初有認於埋輪翹翹在渚是車也匪疾匪徐彼水也突如來如補畎畝之不足損溪壑之有餘渤潏騰波忽若刺山之泉湧潺湲去浪漸如澄江之練舒詎見瓶羸那憖綆短流洋洋兮乍若膏潤苗忻忻兮初如律暖載脂載舝幾通鄭國之渠弗馳弗驅自解成湯之旱動將勢旋發與機會既引重之象著亦

救焚之功大河水浼浼得我而不滯不凝原田每每用我而無災無害仁常汲下智復鉤深于以見因民之利于以見洗物之心若夫大禹之年應資治水必也高宗之世亦命為霖至如賢人在輔德施周普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斯車也吾猶不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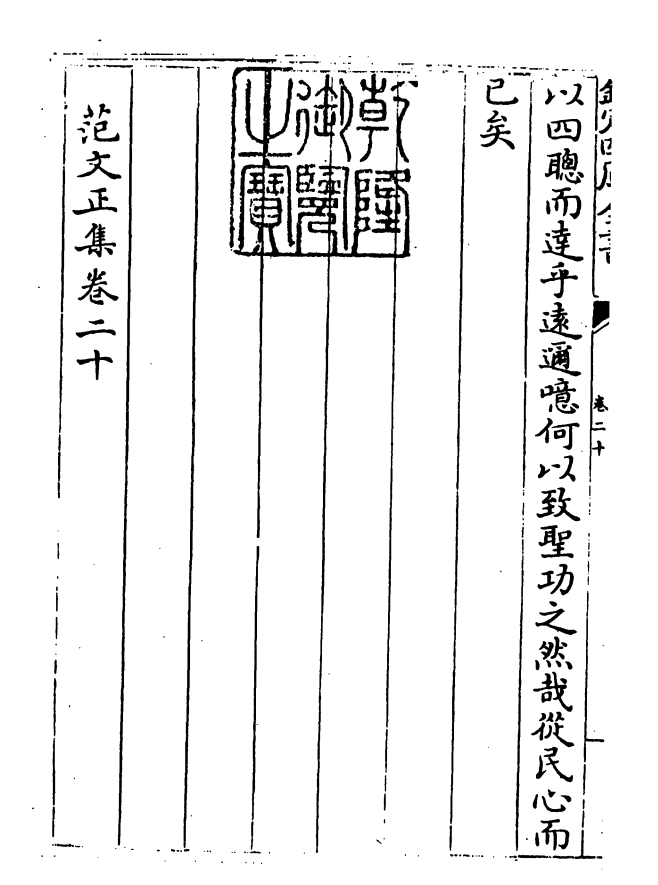
用天下心為心賦人主當用天下心矣

至明在上無遠弗賔得天下為心之要示聖王克己之仁政必順民蕩蕩洽大同之化禮皆從俗熙熙無不獲

之人當其治國牧民代天作主數至治於四海遂羣生於九土以為肆予一人之意則國必顛危伸爾萬邦之懐則人將鼓舞於是審民之好惡察政之否臧有疾苦必為之去有災害必為之防苟誠意從乎億兆則風化行乎八荒如天聽卑兮惟大若水善下兮孰當彼懼煩苛我則崇簡易之道彼患窮夭我則修富壽之方夫如是則愛將衆同樂與人共德澤浹于民庶仁聲播于雅頌通天下之志靡靡而風從盡萬物之情忻忻而日用

豈不以虛己之謂道道道之謂權下有所欲吾何可專一應萬而誠至寡治衆而功宣堯舜則舍己從人同底于道桀紂則以人從欲自絶於天必也重乎安危明夫用捨弗凝滯於物我可并包於夸夏賾老氏之旨無欲者觀妙道於域中稽夫子之文虛受者感人和於天下若然則其化也廣其音也深不以己欲為欲而以衆心為心達彼羣情侔天地之化育洞夫民隱配日月之照臨方今穆穆虛懷巍巍恭己視以四目而明乎中外聽

以四聰而達乎遠邇噫何以致聖功之然哉從民心而已矣



范文正集卷二十